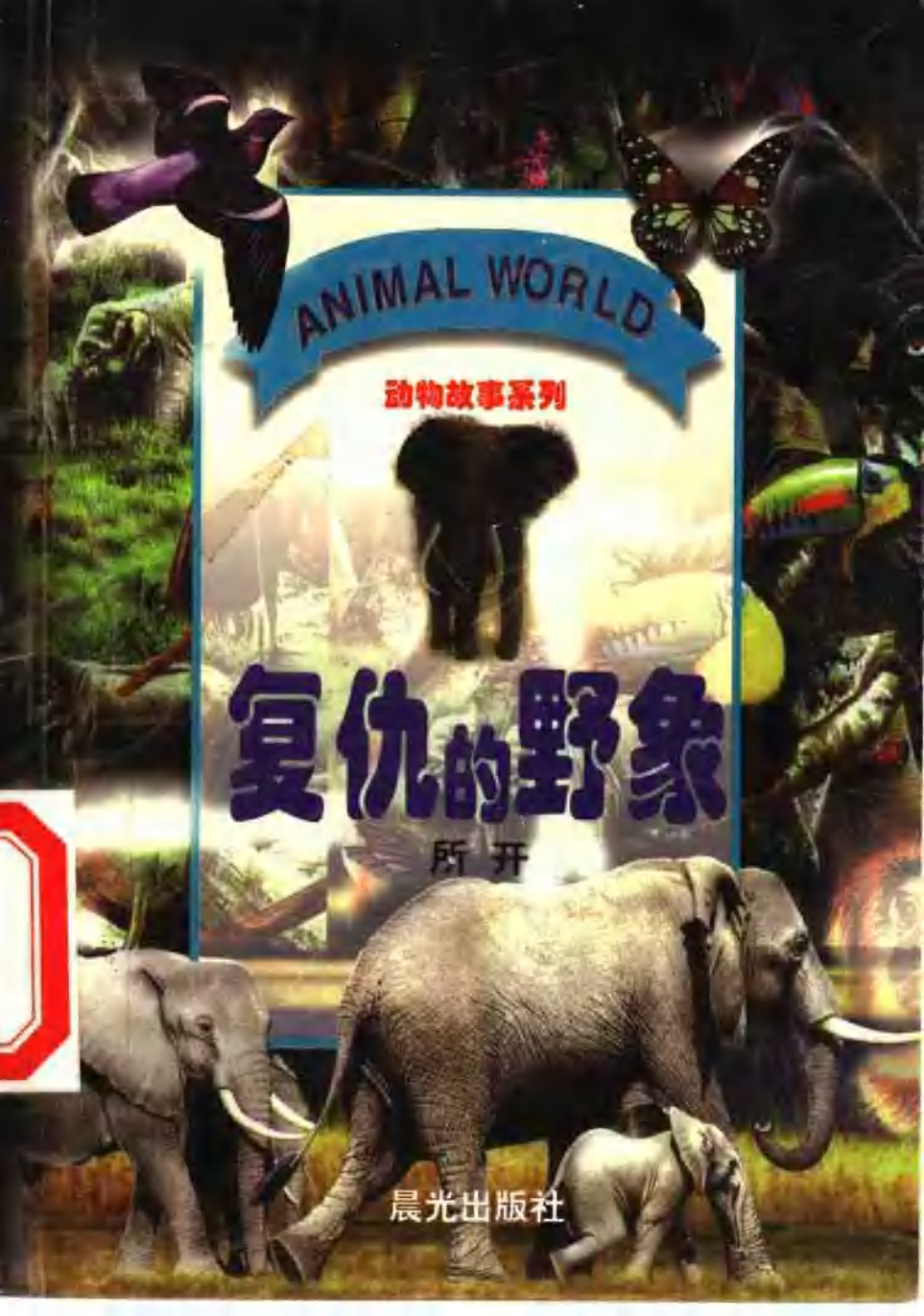




ANIMAL WORLD

动物故事系列

复仇的野象

所开

晨光出版社

复仇的野象



所开

90226198



RBMS/08

晨光出版社



责任编辑:张祖渠

责任校对:余 祁

封面设计:张勇工作室

插图:丁仕瑾

动物故事系列
复仇的野象

所 开 著

晨光出版社出版发行

(昆明市书林街100号)

云南省农垦印刷包装厂印装

开本:787×1092 1/32

印张:3.75 字数:70 000

1999年5月第1版

1999年9月第2次印刷

印数:3001—8000

ISBN 7-5414-1611-8/G·1328

定价:3.80元

凡出现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承印厂联系调换

目录

复仇的野象	(1)
密林战车	(12)
猎神与神象	(54)
神秘的入境者	(76)
密林故事	(95)

复仇的野象

一

一个浓雾紧锁的早晨。

在西双版纳这个地方，每年的这个时节，雾气一直要到中午十二点左右才会散去。南腊派出所所长刀林在晨雾中跑步锻炼刚从外面回来，还没有进屋，就见一个傣族男子风风火火地迎面跑了过来，上气不接下气地叫道：“不好了！……刀所长，不好了，人……有人被杀……”

刀林让来人镇静下来后，把发生的案件问了个大概，便立即叫上刚分配来不久的警察岩亮，开着摩托车往出事地点赶去。他们赶到现场时，已是红日东升了。寨里的治安员岩孟迈着粗短的双腿，不断地吆喝着围观的人们走开。

死者是个傣族男子，那张有点像女人的脸，由于痛苦变得扭曲了。死者的肚子上被利器深深地扎了一个窟窿，白花花的肠子流了一地，一只只绿头苍蝇正在贪婪地吸食着。岩孟告诉刀林，死者叫岩轰，是曼扁寨里的一个普通农民。他为人本分，在寨子里从没有和谁吵过嘴，去年

还被寨里评为“遵纪守法，勤劳致富”的先进个人。他是昨天晚上守瓜地时被害的。今天早上被人发现时，已经死在地角上的瓜棚里了。

岩轰在寨子里是个大家公认的好人，听到他被害，人们都赶来要看个究竟。这样，案发现场被来来往往的人们给破坏了。现在，现场上留下的只有一滩已凝固的血了。刀所长环顾了一下瓜地四周，只见远远近近都是西瓜地。瓜地上那一个个低矮的瓜棚犹如一座座碉堡般立在田头。那些即将成熟的西瓜滚满了田间，一派丰收在望的景象。岩轰家的西瓜地坐落在靠林的一边，紧挨着一望无际的热带雨林。

是谁害了这个忠厚老实的农民呢？

时间过去了一天，刀所长他们还一点线索也没有找到。岩亮的家就在曼扁寨，他凭着人熟，跑了一个下午，仍然没有得到什么有价值的线索。

第二天早上，刀所长约着岩亮又到瓜地里去，他们再仔细察看一遍现场，并希望能从瓜棚周围的瓜地里发现一点侦破此案的线索。可是他俩一到瓜地，立即被出现在眼前的情景惊呆了。只见瓜地上一片狼藉，仿佛刚经过一场浩劫。昨天还好好的瓜棚被掀翻在地，好像被什么东西撞击过，毁坏得一塌糊涂。地上那些快要成熟的西瓜几乎全被打得稀烂，有的躺在地里，有的被扔到地旁边的水沟里。这是为什么呢？岩轰不但死了，连他辛辛苦苦种出来的西瓜眼看是一点收获也没有了。

“到底是什么人，对他家这样狠毒呢？”刀所长暗下决心，一定要把凶手逮住。

“岩亮，你看，这是什么？”刀林正在地里搜寻着，忽然发现面前的地上有几个如脸盆般大小的坑。他原先在机关工作，到边防派出所当所长时间不长，所以对许多事都还不熟悉。

岩亮走过来一看，很有把握地说：“这是大象的脚印。”

“莫非是大象干的？……你在这里再仔细察看一下，我到旁边别人家的瓜地里去看看，是否也受到破坏。”刀林说完，让岩亮一人留在岩轰家瓜地里，便往旁边的瓜地一块一块地进行查看。

奇怪的是，刀林看了一块又一块瓜地，这四周瓜地里的西瓜都好好的，没有受到一点伤害，一个个西瓜沾满晶莹的露珠，正渐渐成熟。他更是感到迷惑不解：“这是为什么呢？……”

忽然，“啊——”一声凄厉的惨叫，从浓雾中传出来。凭着直觉，刀林知道又出什么事了，他立即拔出手枪，冲了过去。可是，已经晚了，当刀林冲过去时，岩亮已倒在了血泊中。刀林扶起岩亮，连声呼唤着：“岩亮！岩亮！……”岩亮的嘴巴动了动，却再也没有说出话来。刀林警惕地向四周扫视了一遍，却什么也没有发现，到处一片静悄悄的。这时，他已注意到了岩亮的肚子上也是被利器扎进去的，同岩轰一样，白花花的肠子流了一地。

“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凶手呢？为何对岩亮也下毒手呢？”刀林镇静下来，思忖了片刻，便在附近进行仔细的搜索，想从中找到可供破案的线索。可是，他在四周搜索了好一阵，除了地上有几只大象脚印外，什么也没有发现。“莫非是大象伤了他？”刀林不由得仔细地又看了看岩亮肚子上的伤口，却摇头否定了。他心里明白，如果是象牙扎进去的，身上应该是一对象牙留下的两个洞。那么，是人吗？他到底是什么样的人呢，为什么地上不留痕迹？而且，如此神速的伤害，简直难以令人相信。更使人不解的是，罪犯到底用了什么利器杀人？如果使用飞镖，在案发现场应该留下凶器；如果来到身边行刺，凶手应该留下脚印。然而现场既没有留下利器，又没有脚印。唯一可以肯定的，是行刺者力大无穷。因为从前面刺进去的利器，几乎把后面的腰脊椎骨也刺穿了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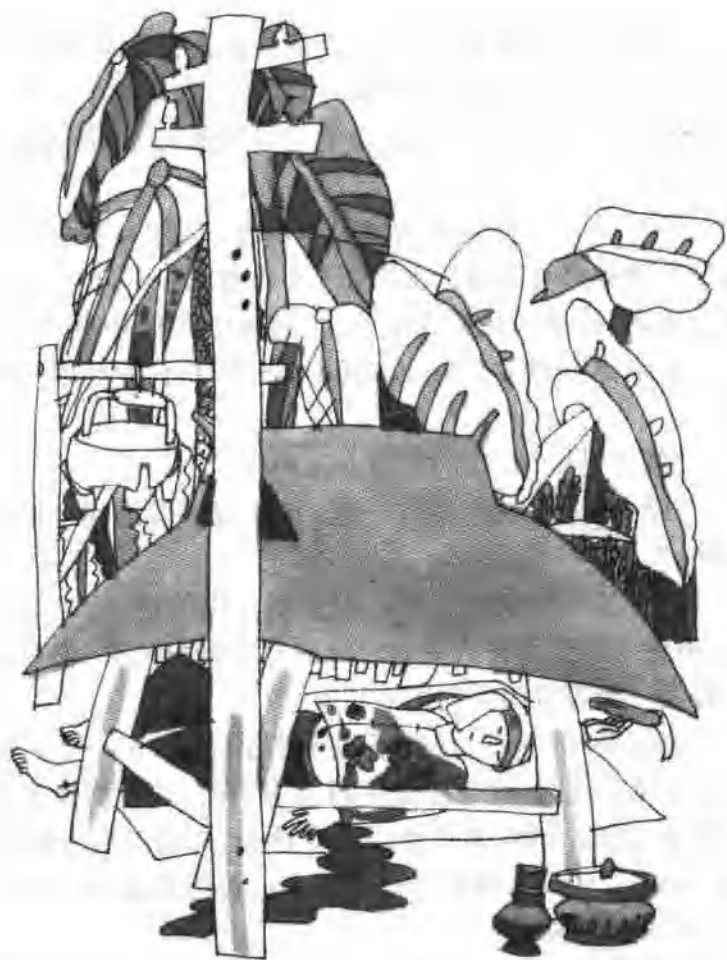
刀林决定发动群众来破案，他让人叫来了治安员岩孟。

岩孟听了刀林的叙说，又看了看岩亮的伤口和案发现场周围的一切之后，脸色顿时大变，望着森林深处自言自语地说：“是它，是它！……它终于回来了！”

“是谁？谁回来了？”刀林立即追问道。

“刀所长，不用问了。谁是凶手，等一会儿你就能看见了。现在赶快叫人把岩亮的尸体抬走吧。”

刀林见岩孟一副严肃认真而又有些悔恨的样子，估计将有什么事情发生，立即叫围观的人们迅速撤离。



二

岩亮的尸体被抬走以后，岩孟在低头拼命地吸着烟。过了一会儿，他突然对刀林说：“刀所长，凶手的下一个目标就是我了。如果你想看到凶手是如何杀人的，那你就等着看吧。”

“嗯……”刀所长被岩孟给弄糊涂了，他有些生气地说：“你神秘兮兮的搞什么鬼呀？凶手要来杀你，是什么原因你不讲，你倒叫我看人家杀你，这是什么意思呀？”

岩孟认真地说：“所长，真的，这个凶手是不顾一切的。”

“既然是这样，我们在暗中保护你。”

“没有必要。你与我在一起。凶手也不会伤你一根毫毛的。”

刀所长不知说什么好。岩孟刚才说的话，他半信半疑，但为了抓到杀害岩轰和岩亮的这个神秘凶手，也只好陪岩孟一起等待凶手的出现了。

他们等呀，等呀，已等了两个多小时，却连一个人影子也不见。这时，性急的岩孟再也等不得了，他扔掉手中的烟头，走出瓜地，来到地边的森林旁，挥动着双手高声喊叫起来：“快出来呀！你这个报复心极强的家伙！快出来！你快出来呀！”

岩孟的举动，使刀林感到有些莫名其妙，他不禁怀疑

岩孟的神经是否出了毛病。而在刀林正想问个究竟时，从密林里传来了一阵“噼噼啪啪”的枝叶折断的响声。不一会儿，只见一头大象如一辆坦克般走了出来，那弯弯的象牙如一把弯刀，发出一道道刺眼的光亮。不过，这是一头只有一颗象牙的野象。

大象正对着刀林和岩孟不紧不慢地走来。此时，岩孟反倒镇静下来了。稍停，他对大象吼叫道：“来呀，有本事你就来杀我吧！”说着，就在密林中奔跑起来。

大象立即追了上去。可是，当它从刀林的身边经过时，对他却不理不睬，一擦而过，只管紧紧盯住岩孟猛追。

就在大象从身边经过时，刀林看见了那弯弯的象牙上，有几处尚未凝固的血迹。他立即明白了：大象便是岩孟说的“凶手”，杀人者就是这头大象了。“那么，这头大象与岩孟他们有什么不共戴天的仇恨呢？”

此时的岩孟，不愧是从小在森林中钻大的。他奔跑的时候不走直线，而是拐过去拐过来的，使得大象那庞大的身躯拐弯时要费很大的劲才行。不一会儿功夫，岩孟便把大象远远甩在后而，爬上了一棵高大的榕树。大象追到大树下时，愤怒地在树下转了几圈，然后扬起长长的鼻子向岩孟打去，“叭！”“叭！”“叭！”……直打得树叶和枝条不断地往下落。岩孟也被大象的愤怒吓住了，便急急忙忙往高处爬。慌乱中，他的一只鞋子掉落了下去。那大象如同捡到了什么宝贝一样，高兴地捡起鞋来扬了扬，随即又往地上一扔，一脚踏了上去，把鞋子踩得稀烂。然后，它又伸出

鼻子把鞋捡起来，扔进了密林深处。

眼看用鼻子也打不着岩孟，大象又有了主意：它把身子紧靠在大树干上，便使劲地摇啊摇啊，摇动着大树，企图把岩孟从树上摇下来。岩孟看着大树在晃动，便把身子紧贴在树上，紧紧抱住不放。

大象费了很大的劲，还是没能把岩孟从树上摇下来。它无可奈何地看着树上的岩孟，愤怒地吼叫了一声，又一头扎进了密林深处去了。

岩孟从树上下来时，全身已被汗水湿透，立即瘫倒在地上。过了一会儿，他向刀林讲起了十多年前的一个真实的故事……

三

那是一个风和日丽的上午。当时正年轻的岩轰和岩孟，带领着还在上小学的岩亮，各人扛着一枝火药枪钻进了原始大森林。那时，这里的人们，生活还处在贫困线上。岩轰他们想到大森林里捕几只野物，改善改善生活。当他们走到一座山脚下时，发现了一头正在觅食的大象。

他们中有人说：“听说，象牙能值许多钱啊！”

“可是，打死了大象是要坐牢的。”

于是，他们在打不打大象的问题上展开了短暂的争论。尔后，他们想出了一个既不打死大象，又能砍下象牙的两全其美的办法。三个人回到寨子后，抽空到邻国的军

队那里，买来了两颗麻醉子弹。然后，他们向民兵排长借来了一枝半自动步枪。

一天，他们循着大象的脚印追了半天，终于在一个山洼里，追上了那头大象。岩轰悄悄地摸过去，“砰”、“砰”两枪，把两颗子弹打在大象的屁股上，大象剧烈地抖动了一下，转过头就向他们追来。可是，它只跑出 20 米左右，麻醉弹就产生了药性，大象轰一声倒下了。

三个人立即高兴地跑过去，围着倒地的大象，抽出长刀猛砍起了象牙来。

大象睁着血红的眼睛，用灵巧的鼻子不时地向他们打来。岩孟和岩亮便走过去紧紧地按住象鼻，让岩轰用刀砍象牙。然而，象牙太坚硬了，岩轰手中的长刀砍缺了一个个的口子，也没能把象牙砍下来。他并不甘心，接过岩孟的刀又继续再砍。折腾了好一阵，一颗象牙终于被砍下来了。

正当他们准备砍第二颗象牙时，大象突然发出了一声凄厉的惨叫。也许是药性过去了，疼痛难忍的大象站立起来，并且毫不犹豫地用它那仅存的一颗象牙向他们刺来。

岩轰他们三个人急忙捡起步枪和象牙，没命地逃回寨子里去了。

四

“那后来呢？”刀林问。

“我在很早以前就听说过，大象是极有灵性的动物，它那特异的嗅觉能记住任何人的气味，哪怕过了 20 年、30 年它都能记住。自从那以后，我们就埋下了祸根。有一次，我到自家的包谷地去看包谷熟了没有，忽然一阵异常的响动，我以为是什么野物蹿到地里来。不过，我没出声，悄悄地循声追寻过去，却发现了一头在悄悄跟踪我的大象。我怎么也想不到它是那头前来复仇的大象，对它一点防备也没有，它却向我发起了攻击。我虽然巧妙地躲过了它的袭击，可是在当天夜里，那头大象把我家那片地上正在成熟的包谷全踏平了，而旁边人家的包谷地却秋毫无犯。后来，人们也发现了这头只有一颗象牙的大象，并把它视为不祥之物，谁见了它，就用火药枪开枪追击，它才被迫离开了西双版纳，逃到了邻国。想不到已过去十多年了，它还对象牙被砍这事耿耿于怀，现在公然又来报仇了。”

“那颗象牙你们出售了吗？”刀林问。

“砍象牙以后，我们不但没有发财，反而因为大象时时在跟踪我们，随时都觉得白亮亮的象牙如一把尖刀向胸膛刺来，以至经常坐卧不安，成了我们的一块心病。那颗象牙，现在还埋在村口的弯脖子树下呢。走吧，我带你去取那颗象牙。”

刀林跟在他的身后走着，岩孟接着又说：“现在，我对

当年做的那桩糊涂事，后悔极了。我也知道是犯法了，要
怎么处理，我都听政府的。所以，与其整天这样提心吊胆
地过日子，还不如被关在监狱里安全些。”岩孟说完，好似
了却了一件心事，迈开脚步向村口的弯脖子树走去。

密林战车

一

召罕是一头雄壮的亚洲象。

在它 3 岁的那年，召罕被缅甸商人用麻醉药麻醉以后，用铁链子拴住了四肢，以 5 筐鸦片的代价换给了泰国富商梅仁。从此以后，梅仁把召罕当成一个奴隶，整天让它到大森林里去拉木头，供给在湄公河上架桥的军队，从而获取大量的钱财。召罕在棍棒的击打中，强忍着心中的怒火，度过艰难的日日夜夜。不过，它一直在寻找着逃跑的机会。有一天，一群土匪突然在夜间袭击了梅仁的私宅，一颗手榴弹炸开了关押召罕的铁门，召罕像一颗出膛的炮弹，立即冲了出去，进入茫茫的大森林。

召罕隐入深山后，就像网中的鱼儿又重新游入了大海一样，很快就在弱肉强食的森林中征服了附近所有的动物，拥有了自己的地盘。

冬去春来，召罕感到一阵孤独，它觉得应该寻找一个伴侣了。于是，它离开自己生存的那片森林，不停地向着太阳落去的方向走着。走过了一处处崇山峻岭之后，它来

到了一个气候炎热，到处是竹林，到处是芭蕉丛的地方。它惊奇地发现，这里比起原来自己生存的缅北山区，不知强过多少倍！这里丰富的生物资源，给各种动物提供了取之不尽的食物。更令召罕兴奋的是，在一条小路上，有着同类们留下的脚印。它顺着脚印往前走了一段，迎面吹来一股它渴望已久的、不可抗拒的气味，那正是成年母象散发出来的青春气息。召罕忘记了危险，径直沿着小河边的路，向这股气息的源头奔去。

这里是西双版纳召片领的牧象场。

春天是让人发困的季节。牧象人在当头的艳阳照耀下，躲在芭蕉树下酣然入睡了。召罕走出密林，来到一片空坝上。空坝上，优哉游哉地走着五头被人驯化过的大象。召罕的出现，立即引起了它们的一阵骚动。但它们很快又安静下来了。这些从小被人捕来，在头人出巡、儿女婚娶和迎送宾客时，作为头人的财富象征的大象，被突然出现在面前的这头高大强悍，带着原始野性气息的公象所吸引。它们焦躁不安地在坝子上来回走动，盼望召罕能走近它们。召罕则冷静地观察着一切，即使在这种时候，它也没有丧失理智和警惕，它不愿意再落入人们的手中。

这时，象群中一头浑身洗得油光闪亮的母象，正以一双忧郁的眼睛冷冷地看着召罕，等待它的到来。它叫波咪。

召罕正在这群大象面前感到无所适从，不知该用什